

陳伯華唱腔选



上海工艺出版社

(汉 剧)

# 陈伯华唱腔选

武汉汉剧院编  
傅学清 彩 麟记谱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赵维庆  
封面设计：于文盛

(汉 剧)

陈伯华唱腔选

武汉汉剧院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 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嘉兴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125 插页 2 印数 176 万

1981 年 12 月第 1 版 198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500 册

书号：8078·3300 定价：0.47 元



陳伯華

《宇宙锋》



《柜中缘》





《二度梅》

黄克勤 摄  
武汉汉剧院供稿

## 前　　言

陈伯华同志，生于一九一九年，九岁进入“新化”科班学演花旦，科名“新化钗”。她师承刘本玉，曾得到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董瑶阶（牡丹花）和著名青衣李彩云的精心传授，早年就以“小牡丹花”蜚声剧坛。

陈伯华同志在青年时代，酷爱“梅派”表演唱腔艺术，在她有了一定成就之后，又多次和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切磋艺术，使她的表演艺术更加成熟，艺术造诣更趋精深了。她在五十余年的艺术实践中，熔青衣、花旦于一炉，演出过数十出不同风格、技艺精湛的优秀剧目，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动人的艺术形象，形成了风靡艺苑的“陈派”唱腔。她的唱腔华丽细腻，圆润婉转，声情并茂，给人以柔、媚、醇、亮的美感。陈伯华同志把汉剧旦角行声腔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，对发展汉剧艺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人们热爱她的艺术，国内外戏剧专家称赞她的表演艺术是“一串明亮的珍珠”。被誉为“中国古典花腔女高音”，是当代杰出的表演艺术家。

明年是陈伯华同志舞台生活五十五周年，我们为此特编辑出版了《陈伯华唱腔选》，以志纪念。

本书所选唱段，是解放后陈伯华同志演出中最受群众欢迎的一些剧目中的优秀唱段，为了题材的多样化，兼顾板式的齐全，所以我们能够体现“陈派”唱腔特色的其它唱段，也酌

量选入。选录的唱段均系根据唱片，以及电台播放、舞台演出的录音记谱而成。

本书由李金钊同志撰写了《陈伯华唱腔浅析》一文，对“陈派”唱腔作了较详细的分析。著名琴师刘志雄、李金钊同志对陈伯华的唱腔艺术曾给予帮助。编选和记谱中如有缺点错误，请读者和专家不吝指正。

武汉汉剧院

一九八一年二月

## 陈伯华唱腔浅析

陈伯华同志的艺术成就，突出地表现在她发展了汉剧的声腔艺术。她对四旦（即青衣）行当的唱腔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既保留汉剧传统的特色，又能大胆创新。她根据戏剧中不同的人物形象性格设计出许多脍炙人口的精彩唱段。她那被音乐界称之为“中国古典花腔女高音”的清脆秀丽而富有弹性的歌唱，显示出花俏细腻、委婉深沉的艺术风格而卓然成家。我随陈伯华同志工作多年，个人的体会，认为她的声腔特点，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：

### 一、突破了二黄的腔体

汉剧的〔二黄〕（包括〔反二黄〕），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，即朴素阶段、中和阶段与繁华阶段。第一阶段表现为“字密腔稀”，字与字之间靠得拢而中间旋律简单；第二阶段表现为“字腔适中”，即在旋律上丰富了；而以陈伯华为代表的第三阶段则表现为“字稀腔密”，字与字之间拉长了距离，旋律更趋细腻丰满。它既保持了原有唱腔的骨干音，但又增添了很多新音符，形成了密集的音群，速度也就慢了一倍。这一突破不仅增强了汉剧唱腔的韵味，丰富了表现力，而且能更好地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，使〔二黄〕显现出崭新的风貌，而又不失其汉剧特色，为发展汉剧唱腔开辟了新的途径。下面举《宇宙锋》中〔反二黄〕的“事到此”三字，将三个阶段的唱腔作一对比：

(15弦)

第一小节

第一阶段  
 $\frac{4}{4}$

2.35  
事

1.23  
到

3261  
此

第二阶段  
 $\frac{4}{4}$

2.356  
事

32161  
此

第三阶段  
 $\frac{4}{2}$

2132123 56432346 3235 1631612 35235053 53 52321 156561  
事

此

第一阶段

第二小节

2.32      1.3      2321      6.5

第二阶段

1.2.3232      11235      232321      76.5

第三阶段

1.2.53      1.2.02.0      1.2.321612      35235.3      <sup>6</sup><sub>v</sub>      23123532      1.23523921      <sup>8</sup><sub>v</sub>      6276      5356      <sub>v</sub>

通过上例，可以清晰地看出“陈派”唱腔在传统唱腔上的继承和发展。这一突破不仅贯穿了〔二黄〕类的各个腔体，而且也渗透到〔西皮〕类的各个腔体，使汉剧唱腔出现了飞跃。

## 二、美化了旋律

汉剧的唱腔与地方语言有密切的关联。汉剧的四声是由武汉话提炼而成。它的特点是阴平高，阳平低，上声居中，去声上翘。特别是去声字在升华为唱腔时经常会出现七度、六度、五度的大跳音程。这些大跳音程虽然在用于表现刚毅豪放的性格方面有其所长，但亦有跳动频繁会影响旋律的流畅之短。而陈伯华则扬长避短，将唱腔中的大跳音程，用缩短音程、倒字、移位、增加过渡音等方法进行处理，因而使唱腔变得优美动听、委婉传神，显示出“陈派”唱腔的特殊风采。下面将《演火棍》中一段未加修饰的〔西皮一字板〕和经陈伯华改革过的《二度梅》中一段〔西皮一字板〕进行比较（下面注点的均为去声字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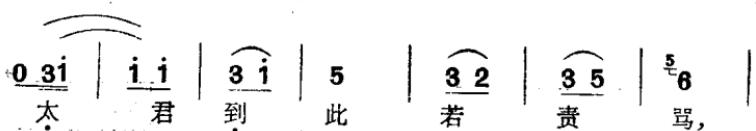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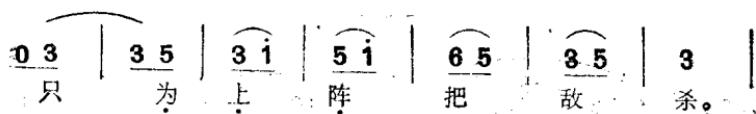
### 演 火 棍

6 3 弦  
〔西皮一字板〕

The musical notation consists of two rows of Western-style musical staffs. The top row represents the original notation, and the bottom row represents the revised notation by Chen Bohua. The lyrics are: 故意儿将他来激。 The bottom row shows the notes adjusted to create smoother melodic lines, particularly in the second measure where the notes are rearranged to avoid large intervals.

故 意 儿 将 他 来 激

3 非 是 我 冲 撞 二 爷 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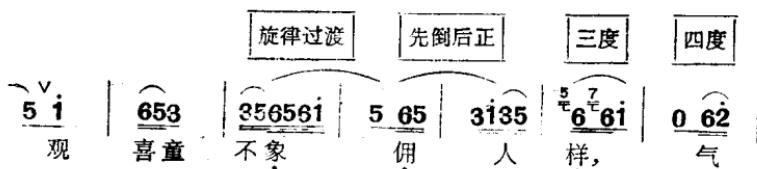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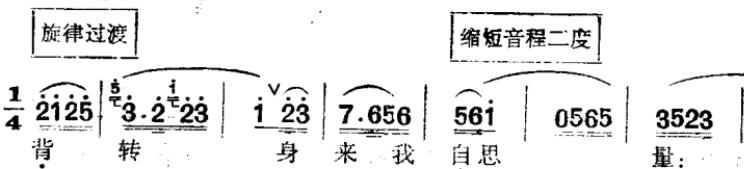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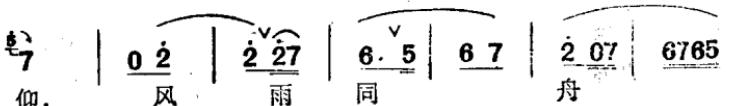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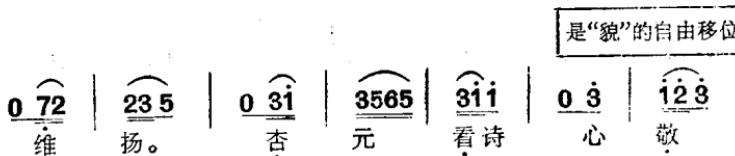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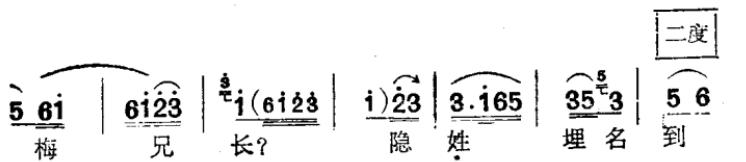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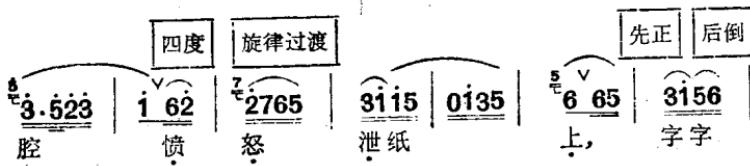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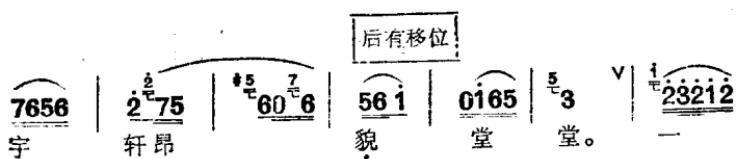
这段〔西皮一字板〕中有不少的去声字，也就出现了很多上跳六度（3 1）的音型，听起来虽然不失为正宗唱法，但就旋律的进行来讲就显得不够优美。

## 二 度 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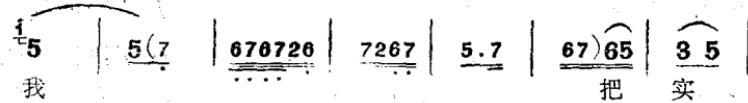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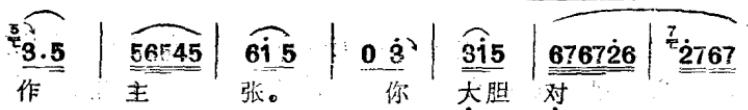
### 祭 梅（二）

3 6 弦  
〔西皮一字板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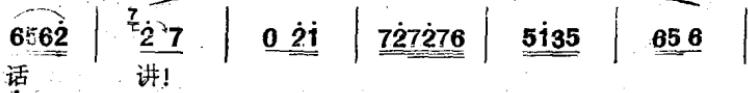




旋律过渡



旋律过渡



### 三、丰富了腔调

陈伯华是不拘旧格的革新家，她不仅在汉剧腔调上精心雕琢，并能根据剧中人物当时的性格和情景，借鉴和吸收姊妹艺术中的精华，揉和融化于汉剧腔调之中，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创造。在《秦香莲》公堂一场，就借鉴了越剧〔清板〕似说似唱的形式来表现秦香莲的悲愤心情；在《三请樊梨花》一剧中，就吸收了西洋歌剧中女高音的“花腔”唱法来描写银锤飞舞的形态；在《断桥》的“小青妹慢举龙泉宝剑”一段唱腔中，就模仿其他艺术形式中经常转调的手法，创造了正反调（52弦和15弦）相结合的新型〔二流〕来刻划白素贞的纷乱心情；在《秦香莲》讲官一场，陈伯华与著名琴师刘志雄合作，用湖北小曲与汉剧的〔二流〕结合，创造了〔琵琶调〕。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，不一一例举了。

#### 四、更新了唱法

唱腔的改革，必然导致唱法上的更新。而唱法上的进化，也会促使唱腔的进一步发展，它们相辅相成互为作用。陈伯华在进行唱腔革新的同时，也不断地对唱法作了深入的研究。因而在气息的控制、咬字的部位、技巧的运用以及节奏的处理方面都达到了精确完美炉火纯青的程度。她的咬字讲究字头急、字腹缓，字尾一定送到底（即收音应属的部位）。在发音的部位上讲究唇音重（喷口足）、鼻音轻（不使其浑浊）、齿音紧（紧而不死）、牙音松（松而不懈）、喉音则深入浅出松弛自然。她在演唱技巧上增进了“颤音”、“波音”、“打音”……特别是她那独到的滑音，造诣高深简直运用得出神入化。有快滑、慢滑、上滑、下滑、连续滑，还有大幅度的八度下滑音（如《宇宙锋》中“随机应变”的拖腔中），更有罕见的小二度慢速滑音。由于她熟练地运用了这些演唱技巧，因而使唱腔皎然生辉。

以上仅谈了“陈派”声腔的一个方面，而更为重要的是陈伯华运用了她的声腔艺术的特色、风格和手法，着力于刻划人物的音乐形象：其中有凄凉悲切的赵艳容；刚柔相济的陈杏元；深沉忧怨的秦香莲；铁马铿锵的樊梨花；柔肠百回的白素贞；欢跳明快的刘玉莲等等。下面各选一段简叙如下：

在《宇宙锋》一剧中，秦二世命宰相赵高送女儿赵艳容进宫为妃，赵艳容装疯反抗。这里安排的一段〔反二黄〕就是赵艳容在赵高面前装疯时演唱的。这段〔反二黄〕：第一句“事到此我只得随机应变”，用哀怨的下滑音和抽泣的顿音，描叙了大家闺秀被迫出此下策无可奈何的痛苦心情。“学一个疯魔女扭捏进前”，这里在唱“前”字时，用反复地加强每拍的第一个音，

配合着身段步步逼进，赵艳容不真是如颠如狂了吗？“把父亲当匡郎夫一声叫喊”。这里在“夫”字的拖腔上，旋律由繁变简，在婉转迂回的润腔中配以连续的滑音，这一浓装淡抹的手法，将赵艳容羞涩、为难、痛苦的心情充分显露出来。“半空中又来了牛头马面”一句，陈伯华吸收了汉剧“十杂”（即花脸）的唱腔，当唱到“了”字时，在力度上作了突强突弱、一放一收的变化，接着在“牛头”处一个出口即逝的顿音把腔收住。在“马面”处用夸张的唱法，这就把赵艳容装神弄鬼的惊恐神态准确地表现出来。这不仅突出了“疯”的气氛，更突出了“疯”的实质。

《三请樊梨花》这出戏歌颂了传说中唐朝女将樊梨花抗御外侮的英勇事迹。这里安排的一段〔慢西皮〕是在樊梨花第二次被薛丁山休弃后向婆婆和小姑申诉时唱的。

这段〔慢西皮〕开始一句用〔吟板〕形式和缓慢哀怨的拖腔，把樊梨花的悲痛心情初现出来。下面用唱腔表现的锣鼓声，生动地渲染了两军对垒时的战争气氛。特别是描写银锤飞舞击中敌人时用的“花腔”，在“哗啦啦啦……”的一声念白中，引出一组美妙的旋律，配合四十二个用舌尖打出的银铃般的“啦”音，充分体现了陈伯华勇于创新、善于创新的精神。这个唱段板式丰富，旋律别致，高亢处响彻行云，低沉处回荡深谷，缓慢处潺流轻漾，急切处字字铿锵。把一个巾帼英雄温柔豪放而又含屈愤怒的情绪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《断桥》一剧：白素贞和青儿为了夺回许仙，从金山寺惨败下来，一路触景生情，抱怨许仙忘恩负义，此时许仙赶了前来，青儿一见怒不可遏，举剑便杀。白素贞对许仙则一往情深，认为许仙之过是由于法海的刁唆情有可原，不忍加害。在这紧急关头她企图说明原由，希望许仙能分清是非悔过回头，